

轻轻松松麦忙人

□晚报记者 王凯

6月5日，周口市黄泛区农场艳阳高照，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数台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抢收粮食。刚刚还在麦田里随风摇曳的小麦一会儿就“各归其所”，麦粒进了收割机的储粮室，麦秆被机器打碎回归到土地。而田地边的树荫下，头戴黄色草帽，一身宽松工作服的90后小麦技术员宋银磊趁着空暇在休息。

今年4月刚到农场工作的宋银磊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。他主要负责检测小麦的破碎率和损失率，看上去活儿不是很重，但这是小麦从地里到晒场前第一个检测环节，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环。这些检测信息将被记录下来。通过这些信息，技术员不仅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小麦产量，还能掌握收割机作业时的情况，从而发现是否有漏割、跑粮等异常情况，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。

和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，宋银磊毕业后也在外闯荡过，他卖过手机、做过销售，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。“我的一些同学有考公务员的，也有在城里上班坐办公室的。虽然他们的工资比我的高，不过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，这里才是我发挥能量的地方。这里的人非常朴实，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，十分和谐。现在的农业技术发展很快，和我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，种、管理、收、检测，整个过程全部都有精密的仪器，很先进。大收开始后，看着一车车小麦被拉到晒场，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。”宋银磊边说边收拾着准备去工作。“农业是我们国家的根本，没有粮食，什么也做不成，这里更需要年轻人为之奋斗。”简单的一句话流露出这名90后小伙子对脚下这片黄土地

深厚的感情。

站在金

黄色的麦田里，强烈的光让人睁不开眼睛，迎面吹来阵阵微风带着小麦的味道。麦田里的收割机和拉粮食的车来来往往、络绎不绝，丝毫没有停下来“休息”的意思。虽然机械化的设备替代了农民手中的镰刀，但是不能取代的是那些拥有丰富经验的“老同志”。今年53岁的杨岗作被宋银磊称为“师傅的师傅”，之所以这样称呼杨岗作，是因为他在农场职工眼中有着特殊的本领，“每千粒小麦的重量，他用手一掂就知道和标准相差多少。在晒场的麦子上走一遍，他就知道麦子是否完全晒干，是否该入库。田地里哪儿有口井，哪块田里的道路收割机不容易通过……他全都知道。”一位农场职工说。对于同事的赞扬，杨岗作认真地说：“现在多是年轻人操作这些机器，他们有技术、有想法，但是经验不一定够，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同志给他们指导，让他们能尽快成长。这样也利于农场里员工的新老交替，只有新技术和经验结合起来，才能更好地开展麦收工作。”

12点，收割机操作手关亚从收割机上下来，准备休息、吃饭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的同事会接替他继续收割工作。子承父业的关亚18岁时开始接触各种类型的收割机，那时的他对这些设备有着特殊的感情，“以前一天连续操作机器十多个小时都是常事。那时，我年轻、身体结实也觉得受不了。现在的收割机操作室里有空调，不像以前外面三十多度，里面五十多度了。以前的机器操作性不太好，故障率也比较高。

高。

机器一旦

出现故障，我

们干着急没办法。”

在农场田地里，能看到像

关亚一样全神贯注驾驶着收割机的操作手们。趁着天好赶紧将小麦从地里收进粮仓，成了这些收割机操作手们共同的想法。

在农场一条不起眼的小道上，记者遇到两位老人，只见老先生不停地用手中的木锨将一小堆混杂着麦粒和麦糠的“半成品”扬到空中，在风力的帮助下，落下来的时候麦粒和麦糠已经分离。一旁的老太太用笤帚快速把麦糠扫成一堆，两人的配合十分娴熟。这一幕和麦田里轰鸣的机器声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样的情景同样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。老太太叫李蓝荣，今年73岁，退休前是农场职工。如今老两口已经儿孙满堂，本来应该安享晚年的他们，退休后却始终舍不掉对土地的那份情怀。“我老伴耳朵聋，他今年已经80多了，我的孩子总是劝我们别干农活了。但是，我和老伴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实在是离不开土地。于是，我们在田地边上种了一些麦子，有点儿事干，不然真是能把我们急死。”李蓝荣笑着说。老先生盯着眼前的那堆麦子，偶尔抬起头看看我们，似乎有话要

说，但是他说没有发声，随后又忙他手中的活了。弯曲的后背和粗糙的手臂虽不能将麦子高高抛起，但每一次他都会用目光看一眼空中分开的麦粒和麦糠。

如今的麦收时节，麦田中镰刀挥舞，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情景已经成为记忆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收割机。不论这片黄土地上有多么先进的机械化设备，都改变不了生长在这里的人们对土地的热爱。宋银磊、杨岗、关亚、李蓝荣夫妇，有的已经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片土地，有的正用自己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。



宋银磊